

红军创建的首支无线电队伍

今年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5周年。人民通信兵从缴获的半部无线电台起家，在战火中迅速成长壮大，成为我军一支重要的作战力量。红色电波传递党的声音，发布党的命令，在革命战争时期，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从星火燎原的土地革命到艰苦卓绝的万里长征，从烽火硝烟的抗日战争到波澜壮阔的解放战争，再到众志成城、抗美援朝战争，红色电波保障了战场指挥通信，确保我军行动协同高效；开辟了隐蔽战场，加强对敌情报侦察对抗；建立舆论宣传窗口，扩大我党我军政治影响。

1931年，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支无线电通信队在中央苏区组建。此后，红军利用战场缴获、办班培训、实时运用等方式，克服电台装备短缺、通信人才匮乏、运用经验不足困难，发展壮大了我党我军无线电通信事业，为中央制定决策部署、部队灵活快速行动提供了有效的情报和通信保障，对突破敌人军事封锁，赢得战争胜利具有重要意义。

在组织“围剿”红军行动时，国民党已拥有长波电台，并使用摩尔斯电码发报，而红军还主要依靠骑马、传令兵、哨音、军号声等运动通信和简易信号通信。毛泽东曾感慨，没有无线电通信，部队联络不通，严重影响了作战指挥。1930年10月，蒋介石调集10万余兵力，对中央苏区进行第一次大规模“围剿”。12月底，敌第18师两个旅深入苏区腹地龙冈。战斗中，红军趁敌立足未稳，抓住有利战机，集中优势兵力一举歼敌，活捉师长张辉瓒，并缴获其使用的1部弹簧

式灯座的15瓦无线电台，电台的收报机和充电机完好，但发报机损坏，无法进行正常通信联络。

电台的报务员王诤、吴如生、韦文官、刘寅和机务员刘盛炳等人，经过动员自愿参加红军，成为红军第一批报务人员。3天后，红军在东韶战斗中歼灭敌军第50师，缴获了1部完整无损的15瓦无线电台。1931年1月3日，毛泽东和朱德亲切接见王诤等人，并授命王诤着手组建红军第一个无线电台班组。朱德指着缴获的电台说，“无论大小武器装备，凡是白军有的，红军也会有；没有的，敌人会给我们送来。”

1931年1月6日，红军总参谋处的东屋被布置成“报房”，王诤等人对这一部半电台进行第一次安装调试。此时，这一部半电台还不能建立无线电通信，只能用来抄收国民党中央社的新闻电讯。经过调试，电台接收到第一束飞驰的电波。毛泽东第一次看到电台送来的电讯新闻后称赞：“这是没有纸的报纸啊！”此后，红军开始利用这部电台捕捉敌军电台信号，了解敌人动向，为红军把握战机、正确决策、出奇制胜提供了有力保障。

1931年1月中旬，红军在江西宁都小布镇组建了第一个无线电队，王诤为队长，冯文彬为政委。后来，中共中央又派伍云甫、曾三、涂作潮从上海来到中央苏区，加强了无线电队的力量。毛泽东、朱德等领导同志对



1930年12月，红军缴获国民党军的“半部电台”

无线电工作给予了高度重视与大力支持。朱德几乎每天晚饭后都要去电台问问，有没有什么新闻。毛泽东也非常看重无线电通信，在第三次反“围剿”作战中，红一方面军从闽西向赣南的兴国地区集结，为突破敌人包围圈，需利用夜色从两股敌人之间相距约20公里的缝隙中跳出去。行动开始后，各级指挥员和政工干部深入连队，要求严格做好行动的保密工作。毛泽东敏锐地意识到，在夜色中还有一个可能暴露红军行踪的漏洞——电台的无线电信号。他马上找来电台人员询问，得知缺少电键，电台就不能工作。于是他派人收集来电键交给警卫员并交代：不到目的地，不许任何人拿走电键！

针对以前在国民党军工作的技术人员，毛泽东多次指示，要做好电台人员团结工作，政治上要信任，甚至亲自指定王诤参加苏维埃代表大会。对于无线电技术人员的业务管理和生活安排，即使当时红军经费紧张、给养匮乏，无线电人员每月津贴相比普通战士也差不多，还优先配备了运输马匹。在红军领导人的关心下，无线电通信队伍逐步壮大。

（摘自《中国国防报》）

科技前沿

科学家为6000年前西瓜籽测序

迄今最古老植物基因组破译

一个国际科研团队对在利比亚撒哈拉沙漠考古遗址收集的新石器时代的西瓜种子进行测序，破译了迄今最古老的植物基因组。对6000年前的西瓜种子进行测序，为西瓜的驯化提供了新线索，有助研究如何增强西瓜的抗旱、抗病虫能力。相关论文发表于最近的《分子生物学与进化》杂志。

科学家们普遍认为西瓜来自非洲，但究竟何时何地由野生西瓜中驯化出果肉红甜的西瓜，还是个谜。此前认为，西瓜最有可能首先在尼罗河流域和现在的北苏丹被驯化，但20世纪90年代初，科学家们在利比亚新石器时代的乌安·穆胡贾格遗址发现了疑似西瓜籽，这让他们困惑不已。

为更好地了解西瓜从野生植物到驯化作物的历程，研究人员收集并分析了英国皇家植物园邱园植物标本馆收集的几十个西瓜和西瓜亲缘种的种子。他们还获得并研究了来自利比亚和苏丹的种子化石，其放射性碳年代(C-14)分别为6000年和3000年前。

该研究负责人之一、英国谢菲尔德大学的纪尧姆·乔斯基博士等人从利比亚和苏丹的种子以及植物标本库收集的种子中生成了基因组序列，并将这些数据与收集的重要种质重新测序的基因组一起进行了分析。他们发现，最古老的种子来自一种名为egusi瓜的植物，egusi瓜是一种目前仅限于西非种植的西瓜。由于这种西瓜果肉中含有葫芦素，因此它们生吃时是苦的，不可食用，取而代之的是它们的种子，用于炖菜和汤中，大小和味道与南瓜籽相似。

通过更好了解这些古代水果的基因组组成，研究人员希望能更清楚地描绘西瓜的驯化过程，此外，绘制数千年来基因交换的图表，也有助于科学家确定有利的基因特征，增强植物对干旱、疾病和害虫的抵抗能力。（摘自《科技日报》）

人文故事

将军回乡当农民



等方面成绩卓越，中科院江西分院聘请他为研究员。

1962年2月，坊楼公社（现为坊楼镇）书记刘可兴来拜访甘祖昌。甘祖昌说：“我们公社的田就得了两种病：一是肺结核，二是胃肠炎。犯胃肠炎的冬水田我们大队整治得初见成效。我想利用修水库的办法医治肺结核的望天田是完全有效的。只要你能把这

两种病治好，群众就会拥护你。”经过长期奋战，浆山水库建成了，灌溉水渠也同时完工，全公社水稻产量翻了一番。水库刚建成，甘祖昌又和技术员研究建发电站、机械修配厂和水泥厂等配套工程。只用了1个月时间，就将发电机组安装完成，全公社家家户户装了电灯，彻底结束了点煤油灯的历史。从1969年开始，甘祖昌和建筑工程师冒严寒、顶酷暑，3年带领群众修建了12座大小桥梁，改善了全公社的交通条件。

1985年，甘祖昌旧病复发。住院期间，新疆军区首长和全体指战员派人来慰问，提出为甘祖昌在南昌盖房子，让他到南昌定居，甘祖昌说：“感谢组织和同志们对我的关心，我已经80岁了，还盖房子干什么？为国

家节省点开支吧。”1986年春节过后，甘祖昌病势转重，不时陷入昏迷状态。弥留之际，他嘴里仍在断断续续地说：“领了工资……留下生活费……其余全部买化肥农药，支援农业……我不要房子，不要给我盖房子……”

2013年9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会见第四届全国道德模范及提名奖获得者时指出，甘祖昌是我们共和国的开国将军，江西籍的老红军。新中国成立后，他当了将军，但是他坚持回家当农民。我当小学生时就有这篇课文，内容就是将军当农民，我们深受影响。总书记强调，我们要弘扬这种艰苦奋斗精神，不仅我们这代人要传承，我们的下一代也要弘扬，要一代一代传承下去。

（摘自《人民日报》）

甘祖昌从井冈山起步，跟随红军参加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革命足迹遍布大半个中国。他用从农民到将军、又从将军到农民的传奇一生，诠释了一名共产党员的为民情怀。

1952年春，时任新疆军区后勤部部长的甘祖昌检查工作返程时，车翻到河里，身负重伤，留下了严重的脑震荡后遗症。他每日为生病发愁，觉得自己做的工作太少了。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时，他对妻子说：“比起那些为革命牺牲的老战友，我的贡献太少了，组织上给我的荣誉和地位太高了！”此后，他不止一次向组织写报告，请求组织批准他回江西农村去。1957年，组织上批准了他的请求。

1957年8月，甘祖昌带着家属从新疆动身回到江西省莲花县。甘祖昌所在的坊楼沿背大队（现为沿背村）耕地大多是冬水田，亩产只有100多公斤。他用挖地下水道排除污水的方法给农田开沟排水，粮食亩产提高了50%。由于他带领群众在改造冬水田